



石钟山
著

军礼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石钟山 著

军礼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礼 / 石钟山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762-5

I.军… II.石…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4429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1

2006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1000

ISBN 978-7-02-007762-5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 一 章	阻击	(1)
第 二 章	追赶	(14)
第 三 章	抓丁	(38)
第 四 章	迷失	(53)
第 五 章	火种	(57)
第 六 章	奔向延安	(62)
第 七 章	崭新的大刀	(78)
第 八 章	求婚	(89)
第 九 章	追求	(104)
第 十 章	敌后	(110)
第十一章	伏击	(120)
第十二章	人与马	(125)
第十三章	挺进东北	(141)
第十四章	出生入死	(150)
第十五章	血是热的	(156)
第十六章	结婚	(161)

第十七章	负伤	(171)
第十八章	转业	(181)
第十九章	赵果和赵大刀	(186)
第二十章	家庭	(190)
第二十一章	归队	(196)
第二十二章	阵地	(201)
第二十三章	被俘	(205)
第二十四章	战俘营	(209)
第二十五章	回国	(224)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阵地	(232)
第二十七章	骑兵团	(239)
第二十八章	绝唱	(245)

第一章 阻 击

残阳如血。

1934年12月，湘江左翼无名高地上，红一军团十三连已经连续激战五个昼夜了。此时，黎明尚未来到，昨夜的秋雨来势很猛，足足下了两个时辰。攻击阵地的湘军似乎也疲乏了，在秋雨下得最猛烈的时候，暂停了进攻，龟缩在无名高地山脚下的一片林地里。

五天五夜了，无名高地上的红一军团十三连，只有在这会儿才得到片刻的喘息。战士们拖着枪，趴在战壕里，一歪头，就睡过去了。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在阵地上汨汨地流淌，一丝一缕的血腥气和泥土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着。

连长赵大刀倚着一棵被炮火烧焦的树，刚开始他并不想睡着，他要好好想想，想一想阵地，想一想这七天七夜的阻击任务。在这短暂的战斗间隙里，他还没想出什么眉目，就睡着了。他太累了，两个多月来，整个红军队伍里没有人能睡上一个囫囵觉。

两个月前,红军从瑞金和于都同时出发,那时还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领受了军委的任务,左右两翼掩护红军大部队的转移。但当整个队伍一走起来,他们才明白,这哪里是转移,分明是整个苏维埃在搬家。一张纸片,一块布头都带上了,人喊马嘶,肩挑背扛的,队伍的行动真的是太慢了。有时整个队伍就拥挤在一个山口中,一匹负重的马累倒了,横在路中央。路窄人多,后面的人谁也甬想过去。急着往前走的人,建议把马和成包成捆的家当都扔到山涧里去,负责押货的人怎么也不肯,双方吵吵嚷嚷的,互不相让,队伍只能是没有边际地堵着。红军初始的速度,可以用蠕动来形容。

赵大刀所在的团负责断后,比大部队晚出发了几天,可出发两天后,就追上了前面的部队。因为他们有断后任务在身,没有过多的负重,只是一些正常携带的枪支、弹药和干粮,完全是战斗部队的速度,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就能走上几十里、上百里。如今这支精干的队伍行走在蠕动的搬家大军中,就是浑身有劲儿也使不出来。

十三连连长赵大刀,看着龟行般的队伍,急得火烧火燎。他一会儿拍腿,一会儿搓手,然后就脸红脖子粗地去找团长了。

团长姓李,叫李八一,名字是参加红军后起的。李团长的资格很老,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起义的队伍就拉到了井冈山,和朱、毛领导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开辟革命根据地。一路拼杀下来,李八一死里逃生。红军从瑞金出发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李八一就从营长晋升为团长。赵大刀天天和李八一在一起拼杀,今天你救我一命,明天我替你解围,两个人的友谊

是用生命换来的,因此,关系很铁,不分彼此。

赵大刀找到团长,急得两眼冒火,李八一就说:大刀,你急,我比你更急。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可你别忘了,咱们的任务是断后,断后懂吗?就是掩护大部队。

赵大刀听了团长的解释,就没了话。要依他的脾气,恨不能带上队伍,把前面那些碍事的队伍拨拉到一边,率领人马,冲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和敌人你死我活地杀上几个回合。

后来,队伍似乎快了一些,敌人象征性地做着零星的抵抗。有枪炮声从前面隐约地传来,队伍就有了一种紧迫感。赵大刀亲眼看见,山沟里和道路两旁,累死的骡马横七竖八地躺倒了,地上散乱地扔着苏维埃的家当。看来,前面的部队真的顾不上那么多了。

两个月后,队伍终于走出了江西,进入湖南。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敌人调集了重兵,埋伏在湘江两岸,他们发誓:要把红军全歼在湘江。

一支队伍要生,要活着出去;而另一支队伍却要灭你,让你死。结果可想而知,两支队伍,几十万人马在湘江遭遇了——双方你死我活地纠缠在一起,枪呀炮呀的交上了火,敌人还动用了飞机,一边扔炸弹,一边扫射。此时,一方以逸待劳,一方是疲惫之师;一方在暗处,一方在明处。红军的这一仗可以说打得相当被动。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肩负着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硬是在湘江两岸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拼死钉在阵地上,力保后续部队过江。

赵大刀的队伍起初并没有参战,只负责断后。前面的枪炮

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来，他们只能在后面着急上火，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过湘江。虽然没有亲自和敌人交火，但前方的枪炮声，还是让他们嗅到了战斗的气味，十三连全体官兵的整个神经顿时灵醒、亢奋起来。

几天后，终于轮到他们团过江了。

那是一天的傍晚，整个湘江通红一片，死骡马和人的尸体，以及一些輜重堆满了湘江。敌人的炮火依旧猛烈，炸弹落在水里，炸出的冲天水柱，遮天掩日。战士们迎着炮火，蹚着浮在江面上的人和牲畜的尸体，快速地冲过了湘江。

当夜，他们团又领受了新的任务——阻击敌人，掩护红军的大部队转移。十三连的具体任务是接管无名高地，坚守七天七夜，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在这之前，一军团的一个营的红军，已经在无名高地上坚守半月有余。

在夜色的掩护下，当赵大刀率领十三连的百来号人马冲上无名高地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原来这个营有着近三百名士兵，此时活着的还不到三十人，并且全都挂了彩，被炮火摧残得面目全非，互相搀扶着站在掩体里，流着泪迎接十三师的到来。

代理营长姓王，营长和教导员早已牺牲，就是代理营长也换了好几任。眼前的代理营长，其实只是个班长，营里的骨干早已经拼光了。王姓代理营长给他们敬了个礼，嘶哑着喉咙说：阵地还在，一寸也没有丢，以后就看你们的了。说完，带着几十个人踉跄着，在夜色的掩护下撤出了阵地。赵大刀还不知道，红军转移前兵强马壮的十万人，经过湘江一战，只剩下不足



三万人马了。但此时,他清醒地意识到以后的七天七夜将是残酷、血腥的。眼前的阵地上,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有红军的,也有敌人的。敌我双方在无名高地上纠缠了几十次,所有的红军战士都明白,时间对红军主力来说意味着什么。

五天五夜了,记不清敌人向无名高地发动多少次进攻了。敌人想冲破红军的阻击线,然后去围剿红军主力;而高地上的红军,誓死不让敌人逾越阵地,要为红军主力的转移争取更多的时间。

赵大刀靠在那棵焦糊的树上,不知睡了多久,突然,他醒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包围着他,整个无名高地都被这股血腥气笼罩了。他的神经又灵敏起来,跌跌撞撞地在阵地上走了一圈。阵地上只剩下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几个重伤员,痛苦难耐地躺在战壕里,被雨水血水浸泡着,高高低低地呻唤着。还有两天两夜呢,看来十三连要与无名高地共存亡了。

秋雨在黎明时分小了些,赵大刀站在雨中,望着朦胧的阵地,和那二十几个活着的士兵,他的眼睛潮湿了。赵大刀自从参加了红军,生生死死无数回,还从来没有这么伤感过,但这场阻击战,让他真正地感受到了悲壮——几十个活蹦乱跳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在他眼前倒下了。

井冈山的革命正在星火燎原之时,赵大刀就带着二十几号人,盘踞在井冈山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座山头上。那会儿,他是名副其实靠大刀起家的。一把鬼头刀背在身上,刀把子上系着红绸,风起的时候,一飘一抖的。他的名字赵大刀就是那会儿叫响的。他以前叫什么,没有人能记得了,后来他也默认了赵

大刀这个名字。再以后，他的名字又随他到了革命队伍中。

没革命前，赵大刀也算得上是个热血激进的青年。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大小字也认识几个，《三字经》、《百家姓》也能背上几段。十几岁的时候，在周边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后生。他经常在外面跑单帮，南昌、长沙都去过，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也都亲眼见过。

南昌起义的那晚上，他看到很多穷人，举着火把，呐喊着向国民党的正规军冲去。起义胜利后，旗子插满了大街小巷，穷人们开仓放粮，当家做主。那情形着实让他激动和兴奋。那时他才意识到，穷人要是走到一起，发出一声喊，力量也是无穷的。

过了不久，起义的队伍闹了一阵子革命后，就走了，听说去了井冈山。一时，南昌街头很乱，说什么的都有。他回到了家乡，家乡依旧是死气沉沉，一点儿革命的迹象也没有。该穷的还是穷，该富的还是富。方圆十几里有两家大户，一户姓陈，一户姓王。两个大户家里都养了十几名壮丁，有枪，尽管是火枪，但在当地人的眼里已经不得了了。穷人走过大户家门口，腿肚子都转筋，就怕那枪。

赵大刀一回到家乡，就要“革命”了。在南昌和长沙，他是看见过别人是怎么革命的，举着火把，拿着大刀，一声招呼，发一阵呐喊，革了大户人家的头，开仓放粮，让穷苦人吃饱穿暖，这就是革命了。以前，他走在陈大户和王大户家门前时，腿肚子也转筋，想一想那院子里的十几杆火枪，还有数条恶犬，背上的脊梁骨都一炸一炸的。

现在他不怕了，什么枪呀狗的，他见得多了。国民党那么

多队伍，那么多杆枪，在穷人的一声招呼下，还不是被冲得七零八落的。他要招呼穷人起来闹革命，让穷人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那些日子里，赵大刀昼伏夜出，先找余三，又找了王根儿，这几个人都是他童年的伙伴。这几个青年后生十八九岁，正是血冲脑门的年纪，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觉得日子已经没啥奔头了，听赵大刀讲了外面的革命，眼睛都红了，攥着拳头，手心里握了一把汗。还没等赵大刀把革命讲述完，余三就挥着拳头说：不就是抢嘛，赵哥，我跟你干！王根儿也热血撞头地说：兄弟明白了，这穷日子也过够了，等革命成功了，咱也到南昌、长沙走一趟。

革命的热情在深山沟里一点就着，他们并不了解革命的真实含义，但有一点他们清楚，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让穷人也像富人那样过上好日子。这目标看得见、摸得着。说干就干，没多久就在方圆十里八村聚起了一百多号热血青年。然后，他们开始偷偷地制造武器，有的把家里的猎枪拿来，还有许多锋利的农具。赵大刀请铁匠花了三天的时间，打造了一把鬼头大刀。

万事俱备。在一个有风的暗夜，这百十号人在一个山沟里，点亮了火把，手里拿着各式家伙，嚎叫着向陈家大院冲去。

陈家大院的兵丁哪里见过这阵势，胡乱放了几枪，就和陈家大院的人从后门跑了。这些革命者呐喊着冲进陈家大院，砸得砸，夺得夺，稻谷撒得满院都是。

一夜之间，他们瓜分了陈家大院。

首战告捷，大大鼓舞革命者的士气，以后又有许多青壮年

加入到革命队伍中。一不做，二不休，他们一鼓作气地奔向了王家大院。王家的人在听到陈家大院遭劫的风声后，带着细软闻风而逃了。

赵大刀带着革命青年一股脑儿摧毁了两个大户人家后，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正当他们还想向周边发展的时候，部队来了。陈家大院的老大在队伍里当着团长，很快就亲自带着队伍来了，县里养着的几百号的保安队也一起杀将过来。

这还了得，这是穷棒子造反呢！队伍和保安队有义务把这支造反的队伍扼杀在萌芽状态。也是一夜之间，这支新兴的革命队伍就被复仇的队伍包围了。这些穷人家的青壮后生，哪见过这阵势，还没等开战，就逃了，躲了，只剩下几十个坚定者跟在赵大刀的周围。

那一年，赵大刀二十岁。二十岁的赵大刀知道一场血战是不可避免了。他第一次意识到，革命和反革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打不退敌人的队伍，就撤到山里，跟南昌的革命者一样，上井冈山打游击。

结果可想而知，几十人发一声呐喊，冲过去，却被对面一阵排子枪射倒了一片。最后，他们借着夜色，凭着地势的熟悉，三转两转地冲出了追捕，逃进了雾云山。

到了山里，只剩下二十几人。赵大刀没想到革命会这么残酷，不仅流血，还要死人。他们来到雾云山后，才发现从此是有家不能回了。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哭诉，家已经被火烧了，爹娘也砍了头，人头就挂在县城的门楼上。这就是他们革命的代价。在他们绝望的同时，也有了一种死而后生的悲壮。他们齐齐地跪下了，冲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

后擦干眼泪，一起望着赵大刀。

此时的赵大刀已经没有泪水了。爹、娘和自己的一个姐姐，就这样被人给杀了。从此，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他暗自说：这辈子只要有一口气，命就要革下去，为爹、娘和姐姐报仇。

他眼里喷着火，牙齿咬得嘎嘎响，一字一顿地说：不怕死的跟我去井冈山，投奔队伍，报仇雪恨。

这二十几个热血青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们跟着赵大刀，向他们心中的圣地井冈山进发了。

他们来到井冈山前，这里的革命之火已经燎原了。根据地一再扩大，从井冈山到兴国，从瑞金到于都，革命的地盘一天大似一天，红军已经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赵大刀带着二十几个同乡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参加了红军的队伍。在赵大刀的要求下，他们这二十几个人被分在了同一个连队。

赵大刀仍带着那把鬼头大刀，系在刀把上的红绸仍在风中一飘一飘的。参军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就打响了，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这仗就越打越不顺。和他一同参军的二十几个兄弟只剩下余三和王根儿了。这期间，部队经历过几次整编，但他们三个人从来没有分开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为转移做准备，又进行了扩编。赵大刀当上了连长，余三和王根儿，分别担任一排长和二排长。

在那个细雨霏霏的午夜，他们所在的十三连告别了瑞金红色根据地。

在革命的日子里，瑞金的天空是那么的蓝，到处都飘满了

红旗。他们一见到瑞金，仿佛看见了家。此时，他们告别了自己家园，转移了。去向何方？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有往前走。经过革命的洗礼，赵大刀和余三、王根儿，已经是合格的红军基层指挥员了。他们对革命胜利，一直有着坚定信念。

赵大刀在湘江岸边的无名高地上，背靠着一棵树，想起了往事。历历在目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然而眼前呢？无名高地上，幸存的二十几名战士在秋雨中，一声接一声地呻唤着。赵大刀知道，不管秋雨是否停歇，天一放亮，敌人就会发动新一轮更猛烈的进攻，这是激战前的片刻宁静。

赵大刀弓着腰来到余三跟前。余三正在往自己面前摆放着手榴弹，此时已摆了厚厚的一层，阻击战打响前，其他部队把弹药都支援了他们。大部队经过湘江一战，彻底清醒了，弃掉所有辎重，轻装简行，把多余的弹药都运到了阻击的阵地上。

此时，阵地上缺少的不是弹药，而是能够把弹药射向敌人的战士。余三的头上和胳膊上缠着布条，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了。他见赵大刀走来，咧开嘴笑了笑，嘶哑着声音问：连长，咱这是第几天了？

赵大刀清醒地计算着时间，从部队接管阵地那个晚上起，整整五天了。离坚守阵地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两天两夜。他伸出手和余三握了握，眼前情同手足的余三，让赵大刀多了些酸楚。当年自己带头在家乡革命，余三义无反顾地跟着他，一直到现在。再一场战斗下来，他们是否还能活着看见对方，谁也不知道。他从怀里掏出两支烟，递给余三支，然后说：我要是

不在了,这个阵地归你指挥,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住。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刚上阵地时就是这么说的。那时全连人还很整齐,兵强马壮的。看着三营最后几个士兵退出阵地后,他站在土坡上,悲壮地说:这无名高地是咱们的了。为了掩护大部队,我们一定要完成阻击任务,就是剩下最后一枪一弹,也不能丢了阵地。

此时,余三望着他没说话,只是用力地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没有退路,只有与阵地共存亡了。

赵大刀吸了口气,哑着声音问:兄弟,后悔跟我出来么?

余三膘了他一眼,咧开嘴,哧笑一声道:连长,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革命了。

赵大刀拍了拍余三的肩膀。他知道,余三不需要自己再说什么了。他向前走去,在战壕里拐了个弯,就看见了王根儿。王根儿抱着枪,背靠着战壕,正冲着黎明前灰沉沉的天空想着什么。他立在王根儿面前道:想啥呢?

王根儿并没有收回自己的视线,痴痴地说着:俺爹俺娘要是不死,这会儿该起床了。俺娘做饭,俺爹去收地里的稻谷呢。

赵大刀听了王根儿的话,眼睛一下子就热了,他也靠在战壕上,同王根儿一起望天。瞬间,他的思绪一飘一飘的,被扯得很远。因为自己革了大户人家的命,爹娘被绑在村头的大树上,被砍下了头。他已经没家了,可家乡的一切仍不时顽强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游子,不管他走得多远,魂是永远被故乡牵在手里的。他用手

捅了一下王根儿的腰，低声道：根儿，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起回家。

王根儿冲他笑了笑。王根儿比他小两岁，这一年刚满十八岁。笑完了，王根儿想起了什么似的，开始检查自己的枪。阵地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最多也就是在瞬间的平静中，短短地游走一下思绪。当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又将忘记一切，眼里只剩下了阻击。

赵大刀庆幸的是，虽然全连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了，但阵地还在自己手里。十三连并不感到孤单，投入这场阻击战的是一个完整的红军团。在无名高地的前后，还有好几个阻击阵地，他们会相互支援的。

阻击战打到第三天的时候，李团长带着警卫员，半夜摸上了阵地。李团长面对着全连大声地说：我们这次阻击任务很光荣，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出敌人的重围，我们一定要完成七天七夜的阻击任务。就是我们死了，变成鬼魂也要缠住敌人，不能让敌人往前迈一步。

李团长讲完话，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就带着警卫员钻进了火海。李团长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功臣，当年队伍撤出南昌城的时候，就是他率领义军一个营负责断后，边打边撤，一直掩护义军主力安全撤到井冈山。他是革命的老资格了，最艰巨的任务，首长总会交给他。

赵大刀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李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什么也都不在话下了。

天还没有亮，雨却小了一些。刚才还淅淅沥沥的雨，此时